



相逢

◎成都市成华区嘉祥外国语学校九年级(6)班 邓济瀚

寒风凛冽的季节,我随父母回老家探亲。车窗外,南方润绿起伏的山脉逐渐被北方坦荡、黄色的大平原取代,列车最终停在了被风霜染旧的河南老家。车门打开的一瞬,冷冽的风雪猛然裹挟面颊。走出车站,我一眼就看见一个瑟缩却殷切的身影——是爷爷,瞬间,我心头旅途的畏怯和身上的寒意被驱散了。

妙笔,“注入灵魂”“新岁的铠甲”比喻新颖贴切,将贴春联这一寻常习俗写出了仪式感和庄重感。尤其是“铠甲”的意象,既呼应了冬日风霜的环境,又将春联升华为守护家族的精神象征,立意高远。

开篇不凡,“瑟缩却殷切”这一对矛盾的词语精准捕捉了老人在寒风中等待的模样——身体因寒冷而瑟缩,目光却因期盼而殷切。一“冷”一“暖”的对比,寥寥数语便将祖孙相逢的动人瞬间定格,情感真挚,画面感极强。

真正的相逢,始于老屋门楣上那一抹朱红。奶奶小火慢熬的浆糊,在冬日凛冽的空气里呵出大团白雾,散发着小麦的暖香。爸爸踩着凳子,我扶着春联的下端,将那印着“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的春联缓缓展开。指尖触碰的不仅是微糙的纸张,更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于家风最庄重的宣告。当爸爸用板刷稳稳压平最后一道褶皱,散发着墨香的春联,威武霸气的门神,让老屋仿佛被注入了灵魂,披上了新岁的铠甲,为家人遮挡着所有风霜,静候着祥瑞的叩门。

吃年夜饭的圆桌被一家人围坐得满满当当,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团聚的欢乐,在酒杯清脆的碰撞声中,世间所有孤寂与疏离仿佛都被击碎。大家诉说着重逢的喜悦,讲述着工作与生活中的喜怒哀乐,我也讲述自己在学校里的苦辣酸甜。欢声笑语中,爷爷奶奶额头的皱纹好像都被熨平了。这大概就是亲情的力量吧,一家人团聚,比什么都温暖,用河南话讲“比啥都中”。

饭后,堂哥神秘一笑,拉着我奔进院落。白雪覆盖的院落里,他点燃一支花炮,小小的恐惧与渴望瞬间攥紧了我的心跳。引线嗤嗤作声,我紧张得闭上了双眼。“怕什么!”他开怀的笑声在耳畔回荡。几乎同时,“砰”的一声如惊雷破空,一朵璀璨“金菊”在天空骤然盛放,仿佛是我新的一年梦想在绚丽盛开。这一瞬,血脉里蛰伏的亲情被骤然唤醒,陌生的距离感刹那间焚烧干净,消融于绚烂的烟花之中。

此段将文章的格局从“小家”的团圆提升到家族精神传承的层面。爷爷讲述的家族往事,让“相逢”有了历史的纵深感——这不仅是今人的相逢,更是与祖辈的精神相逢。“炭火的红光”这一细节温暖而富有象征意味,仿佛家族精神在代际间薪火相传。

放烟花一段堪称全文的“文眼”。作者将个人的“恐惧与渴望”、堂哥的鼓励、烟花的绚烂与“梦想的盛开”四层意蕴熔铸于一瞬,笔力集中而情感充沛。“血脉里蛰伏的亲情被骤然唤醒”一句,将“相逢”的主题从物理空间的相聚深化为血脉亲情的认同,升华自然。

守岁围炉夜话时,爷爷饱经风霜的双手拈起过往旧事、忆苦思甜——曾祖父带领家人在战乱中逃避日军,爷爷小时候大年三十蹚河捡柴,现在的好日子过去想都不敢想……炭火的红光照亮三代人的脸庞。这一刻我突然明白,不正是这朴素坚韧的品格支撑着我们家族直面困难、奋发图强、不断向好吗?

离别的清晨,薄霜如一层心事,覆上老屋的瓦楞。车窗外爷爷的身影一点点缩小,他仍固执地挥着手。车轮碾过积雪冰辙,老屋逐渐退去不见,但门楣鲜红的春联却愈发清晰起来。欢聚的时间是短暂的,我们终将一次次奔赴远方,但记忆深处,已永远烙下那副春联的印记。我们定能从长辈手中接过旗帜,将“忠厚”与“诗书”的训诫,化作血脉里奔流的钙质,不负韶华、努力拼搏,与理想中的自己相逢在高山之巅。

评语

本文是一篇出色的考场作文,立意深远,结构严谨,语言老练。小作者对“相逢”的理解层层递进,不止于亲人团聚,更写出了三重境界:与亲人的相逢、与传统文化的相逢、与家族精神的相逢。从爷爷车站等候的身影,到春联上的“忠厚传家久”,再到守夜时家族往事的追述,最终落脚于少年“接过旗帜”的志向,格局开阔。文章以归乡始、离别终,六个典型场景如画卷般铺展,首尾呼应,情感脉络完整。语言富有文学色彩,“瑟缩却殷切”“血脉里蛰伏的亲情”“薄霜如一层心事”等表述精准动人,比喻新颖贴切,情景交融。全文情真意切,能在叙事中自然融入思考,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家族精神的体认,情、理、趣兼备。个别词语可再推敲,结尾说理略密,但瑕不掩瑜。

(指导教师:成都市成华区嘉祥外国语学校九年级(3)班 刘晓娜)

